



关注“山西廉政文化丛书”(2)

写柳宗元 意在笔先

陈为人

我为“山西廉政文化丛书”撰写了《民役官鉴柳宗元》(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何谓“民役”?

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言:“夫为吏者,人役也。”所谓的当官,就是要做老百姓的仆人。后来,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在《送薛义之任序》中,又重申和强调了“吏为人役”的观点:“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他们应该是为百姓办事的仆役,而不是去役使老百姓。“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凡是靠土地生活的人,从他们的收获中抽出十分之一来养活官吏,希望官吏公平地为自己办事,是这样一种雇佣关系。柳宗元又进一步说,现在的官吏拿了百姓的钱却没有尽忠职守,甚至还监守自盗进而窃取他不该得到的分外之利。假如你家中雇佣了一名仆人,他接受了你的报酬,却怠慢你的工作,还偷盗你的物品,那么你肯定会非常气愤,撤掉他的差役,对他进行处罚。“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如果官吏明白这层道理,怎么会不谨慎诚恐而有所顾忌呢?

柳宗元在多篇文章中,都涉及到“官”与“民”的关系问题,并毫无疑问地表达了“官为民役”的观点,提出对“怠事”“盗器”之吏,应由民众“黜罚”的主张。说白了,“民役”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

何谓“官鉴”?

柳宗元在“仕进之途”,屡试不中而越挫越勇,给人一种“官迷”的错觉,好像他削尖脑袋也要钻进官场。其实,柳宗元在《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一文中,早就阐明了自己对“举仕入官”的看法。

柳宗元认为,想当官的人中:一种人并不知道当官要做什么,只因为“举天下而好之,吾何为独不然”,人弃我弃,人

取我取,大家都争着当官,当了官光宗耀祖;一种人,“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当了官自然带来一连串的好处,权力很容易转化为利益。

柳宗元写过一篇《守道论》,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柳宗元认为“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守道”比“守官”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当官只是实现你理念的途径,不能说你在路上飞黄腾达,却忘记了初心。柳宗元基于“官所以行道”的原则,主张“守道”与“守官”的统一。柳宗元虽然迷恋于金榜题名,但是如果当官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则“言从则人留,言不从则人去”,完全可以挂冠而去,弃乌纱如敝屣。

柳宗元的为官之道为后人树立了标杆。

撰写《民役官鉴柳宗元》的难度,是史料提供的柳宗元材料太多,如何删繁去冗,展现人物的精神实质?

每个人的写作都是极端个性化的,我们对历史人物的撰写,都有一个“由己及彼”的心理过程。“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如果脱离了自己的内心体验,也就失去了笔下人物形象的生动与深刻。

传记文学的想象力,表现在对历史资料的认识和梳理中。我觉得应该从浩瀚的历史记载中去淘沉添补起历史的空白。而不是用想象(有时会表现为“想当然”)去推断。想象代替不了读者期待的“眼见为实”。传记作者的想象力是要从支离破碎的历史材料中,像用马赛克片拼凑起一个三维画面,还原“历史的现场”。

历史人物的心理矛盾或意识流我们看不到,但从历史的记载中,通过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讲述,我们可以运用“蒙太奇”的嫁接得到展现。在许多古籍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以前我们都认为是后人假托圣人言,但细细琢磨这些地方,矛盾之处正是深刻之处,我们可以通



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写过一篇人物传记《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患有佝偻病,以种树为业。有人问他树种得好的原因,他答:“我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不做拔苗助长的蠢事罢了。”《种树郭橐驼传》体现了柳宗元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为政理念。

过这些相左矛盾的记载,揣摩到古人的心理。古人也曾是活生生的人,也有生存压力和思想困惑,也充满着内心的冲突,“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应该走进传主的心灵,从那些不同时期、不同场景的变化中,感受到人物心理的“蛛丝马迹”。

如何方能算是杰出的传记作家?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笔力和哲学家的思考深度。

让我以自己的粗浅体会,与传记文学作家们共勉。

持廉守正 笃行致远

——《民役官鉴柳宗元》读后

王珊珊

不同时期的作品,浓墨重彩地向世人昭示着柳宗元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政治抱负与廉政事迹。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少年时期的柳宗元直言不讳地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鲲鹏展翅、血气方刚。观柳宗元早期位列朝堂的文章,诸如《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等,反复强调“书而志之者又十余年,其事大备”“夫为吏者,人役也”,经年苦学只为报国利民。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毅然加入革新阵营,积极推行打击宦官势力、反对藩镇割据、罢官市五坊使、免苛征恤百姓等政策,力求革除政治积弊。令人感佩的是,这场政治运动并不适应时代的要求。

改革失败后,柳宗元政治上消沉却不消极。他在《王孙》中借对猿和猕猴善恶对峙的描写,大胆刺谏党争。甚至在四面楚歌之际洋洋洒洒写下《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悼念王叔文母亲,赞王叔文“光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更相信他们坚守的“利安之道,将施于人”。

遭贬永州,他愤懑、忧愁,也陷入自我怀疑。最终,他自省自愈,“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他在《南霁云睢阳庙碑并序》中赞扬南霁云唯守义贞之道,歌颂慷慨许国的壮烈胸怀。还以《滴龙说》《骂尸虫文》《有蜃蛇文》《宋清传》等一系列寓言体小品文和传记文,于深沉感慨中展现他“所忧在道,不在乎祸”的廉吏作风和政治情怀。

既不能施政普照四方,那就护一方安泰。在柳州刺史任上,他抑志敛性,布革新策,赢得了柳州民众的支持和信赖。去世后,归葬故里,柳州人民依然为他设立柳侯祠堂,供奉不绝,“柳州”的时称也载刻史册。

柳宗元始终关注大我,独不计较小我,所以他能与现实和解,但始终不能以自己的理想和解。47岁英年郁终,家无余财,无资发表,留下孤儿寡母凄苦生活。陈为人老师在书中总结道:“从柳宗元身上,我看到了政治

家、文学家两种命运轨迹的交错际遇。它形成了一个历史时空的交叠点和折射点,捕捉到它辐射出、蔓延出的盘根错节千丝万缕,也就写出了中国几千年来文人士大夫的“宿命”。“似乎是宿命,但更是柳宗元以及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自己的主动选择,是他们前赴后继践行的道义信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他们或敢于谏言,或革新除弊,或救世益民,或秉行廉洁,傲然守持为士初心,以所学所思所行,推动文学发展和历史进程,更是使士大夫君子精神光耀古今,融入山河。

一代代人追寻、探索,一代代人共鸣、效仿,一代代人坚守初心、廉洁奉公。如何让廉政文化在当今发扬光大?文学就是最好的媒介。



以上配图为《民役官鉴柳宗元》插图 王志英 绘

富家子弟不惜花费巨款买鞭子,只因喜欢它的颜色和光泽。其实,颜色是染的,光泽是上了蜡。被人揭开真相后,富家子弟反而不高兴。柳宗元借此所撰《鞭贾》一文,正是对官场德不配位的嘲讽。



柳宗元被贬柳州刺史期间体察民情,在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出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生活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

柳宗元,山西河东人,闻名古今,被后世奉为一代文学宗师。《江雪》里的万千孤独,寓言小品中的“内方外圆”哲学,《永州八记》借游记写胸中愤郁,他以自己的创作践行着“文以明道”的文学理想。读过《民役官鉴柳宗元》(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细细思量才明白,他所提倡的道不仅是文学的“道”,更是政通人和的“道”,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孜孜以求的君子之道。

面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政、党争纷沓,柳宗元痛心疾首,为除弊振兴国纲,与王叔文等革新派推行“永贞革新”。然而,唐朝风雨飘摇,积弊已久,政治上横冲直撞缺乏策略的他们,注定要为失败埋单。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竭力于用文字在政治现实与理想的失衡间,寻求出路,亦如作者陈为人老师文中所说:“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总是身不由己,抑或是殊途同归地落入同一轨迹:文学家官场得意成为政治家,政治家官场失意又回归文学家。”“感激愤懑”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柳宗元文学的成就,以及廉政的思与行。

“颉颃辄见其心”,作者在书中详细梳理了柳宗元在

诗歌之光穿越历史照亮未来

梁志宏

笔者近年主持编选《百年诗光:新诗百年重要诗人代表作荐读》(以下称《百年诗光》)一书,颇有所感,缀之成文。

此书旨在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普及性读本,一册既有诗学价值又独具特色的选本。取名《百年诗光》,意为撷取百年优秀诗歌之光,穿越历史照进当代和未来。

首先确定编选准则和编辑体例。重要诗人之定位,应是新诗百年史上有重要建树和影响的诗人,兼顾重要诗歌流派、地域格局和民族构成;代表作指诗人有代表性的作品,兼顾成名作、不同时代和艺术风貌的力作。编者须有诗史视野和诗学眼光,注重作品的时代性和现代性品质,坚持精神内涵和艺术审美统一。每位诗人一般选取二首短诗,重要的较长作品节选。以百年史上同一时空或诗歌流派、风格进行组合,体现代际传承,四人左右为一期。有所创新的每期写一篇荐读札记,概述本期诗人的创作特色、诗学价值及编著者的感悟。

编选《百年诗光》,是对新诗百年史的一次回溯和梳理。面前展现出新诗百余年月日升降风云舒卷的时空,一条长河蜿蜒起伏波澜壮阔的流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风潮中,胡适放飞两只黄蝴蝶和一群鸽子,最早传递出新诗的信息;郭沫若那只火凤凰在冲天烈焰中涅槃,迸发出新诗诞生的强音;艾青在铁窗下捧出《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养育自己的土地深情叩拜,又在抗日烽火中携手“七月”诗群推高了现实主义诗潮;戴

望舒展开《我的记忆》和那只“残损的手掌”,与西南联大校园中外教授及“汉园三诗人”遥相呼应,延续着现代主义的薪火。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年代成就了新诗的第一个高潮,艾青也在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整合中奠定了诗坛泰斗的根基。

贺敬之“双手搂定宝塔山”捧出深情的《回延安》,郭小川在《甘蔗林——青纱帐》里吟唱欢快的《秋歌》。当历史车轮进入新时期,“归来者”“新来者”和朦胧诗三个群落共同掀起了新诗的又一个高潮。公刘发出对历史的《沉思》,邵燕祥喊出《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七月”旗下牛汉象征跌宕命运的《半棵树》依然风骨坚挺,“九叶”之一郑敏的泣血之作《诗人之死》执着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我看到几代诗人对新诗薪火的赓续和创新。舒婷唱响《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有着殷夫大写的《血字》染红的背景;昌耀在《慈航》中感恩土伯特父女慈悲为怀的救赎,同艾青感恩大堰河的养育、抚摸与感念苍生的脉息是一致的;军旅诗人王久辛指控日寇暴行并烙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墙上的《狂雪》,刘笑伟奏响三军将士强军梦的《朱日和:钢铁集结》,接续烽火年代前辈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公木的《八路军进行曲》,民族解放与复兴的旋律同频共振;从汪静之百年前写于西湖畔的《蕙的风》,到闻捷写于新疆的《天山牧歌》,周所同的民谣新唱《拉手手亲口口》,爱情诗的表达日益丰富;从新边塞诗杨牧、周涛们刮起雄劲的西北风,到叶舟诗写的敦煌飞天和明月、娜夜笔

下斯古拉山下的牦牛、吉狄马加捧起大原山的篝火,大西部现代诗的美学风格愈加阔大厚重。从徐志摩访英伦《再别康桥》和陪同泰戈尔访华,到艾青踏过太平洋与聂鲁达相握,再到青海湖、成都、上海等地国际诗歌节更多中外诗人握手,新诗在国际交流中走向现代性;从余光中的《乡愁》、洛夫的《边界望乡》,到海子的《亚洲铜》、多多的《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王家新的《伦敦笔》,海峡两岸的诗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对祖国的依恋一脉相承……请容许我内心波涛的泛滥和恣肆,如此不厌其烦地叙述新诗源头激荡的浪花。

是的,历史定格了几代诗人匍匐跋涉和奔赴前行的身姿,我在倾诉由衷的景仰和对诗歌的敬畏。

百年新诗史,写下中华民族争取解放与复兴的艰难和壮美,写就一部中华儿女的情感与心灵史。

百年新诗史,彰显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多元并行,在碰撞与交融中抵达现代性审美高度。

回溯是为了前行。需要纵向赓续中华诗学的精粹和横向借鉴西方诗歌的经典,包括汲取百年新诗的经验与优良。诗坛的常态应是百花齐放,不论何种诗歌路径与手法,赓续优秀传统并向现代性发展乃正确选择。新诗走向的现代性,一是具有现代意识和人类文明价值观,二是注重象征、隐喻和语言修辞等现代表现手法。不论抒情言志写经验,只要按照诗歌审美,进行诗性表达并有所发现和创造,都能写出好诗。

双塔

红

《红楼梦》中的神话故事

侯莉

阅读《红楼梦》,万不可放过那些看似熟悉的细节。很多细节不仅有言外之意,更具有线索、点睛之用,例如书中的神话。

《红楼梦》中的神话与其他小说不一样,不光具有引发故事、推动情节的作用,还决定了故事发展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不光具备趣味性、神秘性、文学性,还具有命运性和先验性。

《红楼梦》以“女娲补天”的神话为叙事开端,以“太虚幻境”的神话为叙事背景,以“绛珠还泪”“木石前盟”的神话为叙事线索,以“一僧一道”的神话为叙事枢纽,如此丰富复杂的神话叙事群构建起小说的整个情节,增添了小说的神秘色彩,赋予小说深刻的哲学内涵。曹雪芹是在现实、梦幻、神话的交织融汇过程中,讲述《红楼梦》故事,塑造人物形象。

“女娲补天”的神话,历史悠久,耳熟能详。曹雪芹从大家熟悉的女娲补天神话入手,让读者很顺利、很轻松地进入到文本之中。女娲补天的神话,涉及三个要素——女娲、五色石、破了的天。因为读者对女娲补天神话的熟悉,很容易产生丰富而合理的联想,顺其自然地将女娲与贾府中的女性、遗石与五色石、破了的天与贾府的危机建立联系,自然而然进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之中,代入感极强。

石,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主角;在天上是顽石一块,在人间是通灵宝玉;不同视角,不同空间,此石非彼石。“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无才补天的遗石,记录故事的“石兄”,鲜明莹洁的通灵宝玉,成为非常典型的神话意象,可言语、可思考、有欲望、有诉求,可变幻外形,具有神奇法力。如此众多的形象、身份,真假假假,虚实虚实,极具哲学思考意味。

在《红楼梦》中,女娲成为诸多“补天”女性的化身。贾府中的“女娲”们用不同的方式修补着贾府日益破损严重的天,她们都具备了女娲补天的意愿、意志和牺牲精神。贾元春进宫,牺牲了青春和自由,成为贾府盛极一时的靠山,“以势补天”;王熙凤当上了管家,牺牲了单纯和温柔,成为贾府外强中干的支撑者,以精明能干补天;贾探春协理荣国府,牺牲了自己的洒脱和闲适,成为延缓贾府衰亡的改革者,以变补天;薛宝钗嫁给了“金玉良姻”,牺牲了个人幸福,成为封建制度的殉葬者,以礼法补天。神话中,破了的天补好了,女娲成功地拯救了人类;而小说中,贾府那破了的天却无法修补,贾府的“女娲们”没有能够挽救其衰亡,覆巢之下,皆是悲剧。

木石前盟的神话,给读者说明了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贾宝玉和林黛玉,从天上到人间身份的转化、关系的转化。在天上,神瑛侍者用甘露之水浇灌了快要枯萎的绛珠仙草,绛珠仙草心怀感恩,总想着要报恩,当得知神瑛侍者要下凡的时候就决定陪着神瑛侍者到人间游历一番,用一生的眼泪来报答。因此形成了《红楼梦》最为神奇的一个情节——还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林黛玉总是哭,因为她要把一辈子的眼泪都还给贾宝玉。当林妹妹的眼泪流完了,这个故事也就快结束了。在小说第四十九回中,曾经提到,黛玉拭泪道:“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如果不明白前文还泪的缘故,读到这一句,也不会去深入思考它在叙事结构上的重要作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其实,这里暗示林黛玉的还泪之旅就要结束了,小说的悲剧渐入高潮。

第三个神话是太虚幻境。太虚幻境是天上警幻仙子等居住的地方,在小说前八十回一共出现了四次。“太虚幻境”,是曹雪芹在大量古代神话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独一无二的天上仙境。他没有用“仙境”这个词语,而是使用了“幻境”,增加了虚幻、梦幻、想象的寓意,更符合他的创作意图,与《红楼梦》的真假、有无、虚实、正邪两赋的哲学思想相一致。

这个“太虚幻境”不仅具备了原始神话中每个仙境必备的要素,还增加了特殊的因素。一般的仙境,是与人间凡间相对的存在,有仙人居住,有精美梦幻的建筑,有具备神奇功能的物品等。这一切太虚幻境都有,有“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的美景,有“群芳髓”的香、“千红一窟”的茶、“万艳同杯”的酒。除此之外,太虚幻境中还有与《红楼梦》人物相关的“判词”“红楼梦曲”,还有掌管人间风月情债的薄命司、警幻仙子。“此各司中皆贮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每个女子的人生命运密码全部书写在其中,既具备了原始神话的神秘神奇,又具备了独特的文学价值,带有了曹雪芹浓厚的悲剧命运色彩。用隐喻和预言的穿透力量增加了小说结构的整体性,增加了小说叙事的神秘感和命运既定的悲怆感。

经典漫谈 (19)

品读好作品 书香伴暑假

为了让小读者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7月5日至9月7日,由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太原市图书馆、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承办,山西省当代文学基金会协办的11场“童阅三晋·书香伴行”阅读分享活动,在太原市图书馆5层太原书院举行。

活动由省作协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的作家和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成员主讲,与小读者分享历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在7月5日首期活动中,崔昕平以“中国儿童文学的璀璨经典”为题,带领小朋友们认识冰心、叶圣陶、圣野、任溶溶等儿童文学名家,品读他们的作品,回顾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历史。本次活动开启暑期书香之旅,有助于提高少年儿童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 肖静娴